禮三十八 歷代沿革 軍禮

軍三

天子合朔伐鼓諸侯附 夏 周 漢 後漢 魏

冬夏至寢鼓兵

馬政馬祭附 時儺 宋 齊 北齊 大唐

天子合朔伐鼓諸侯附 晉 東晉

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會也不會則日蝕可知

瞽奏鼓嚚夫馳庶人走 几日蝕天子鼓于社責上公也瞽樂官進鼓則伐之嚚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也庶人走共救日蝕衆人百役之人也

素服置五麾陳五鼓五兵及救日之弓矢又以朱絲縈社而○周制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

伐鼓責之或曰脅之或曰爲暗恐人犯之日蝕者陰侵陽社
者衆陰之主鼓配陽也以陰侵犯陽故鳴鼓而救之
夏官大僕掌軍旅田役贊王鼓日月蝕亦如之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曾
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幾旅衆孔子曰
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
蝕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也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
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曾子問曰當祭而日蝕大廟火其祭
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不迎尸諸侯
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魯昭公十七年六月
朔日蝕叔孫昭子曰日蝕諸侯用幣於社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
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
子崩太廟火日蝕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漢制天
子救日蝕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兵以朱絲縈社內外嚴警
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伐鼓太僕贊祝史陳辭以責之
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衛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劍立
其戶前衛尉驅馳繞縈察守備日復常皆罷此義按晉摯虞決疑注云約魯
昭公時叔孫昭子說天子救日之法○後漢制朔前後各二日牽羊酒至社下
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靴事冠長冠衣帛
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獻帝初平四年正
月當祠南郊尚書八座議欲却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
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以爲正月之日太陽虧曜謫見于天

而冠者必有祼享之儀金石之樂欽燕之娛獻酬之報是爲
聞災不祇肅見異不怵惕也及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
正朝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計吏劉邵建言曰梓慎
觀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
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先廢朝禮或
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時尚書令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
遂朝如舊日亦不蝕邵以此著名○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
太史奏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主者奏宣
勑有司爲救日蝕備飾既時過而不蝕大將軍曹爽推史官不
驗之負空設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光祿大夫領太史令邕言

典曆者按曆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
違錯耳重問典曆周晃等對曰曆候所掌推步遲速可以知
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淺深合朔之時或有月掩
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
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至於日月相掩必蝕之理
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
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
禮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
日變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
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疎密謬准交會以爲其兆至乃虛設

疑曰大警外内其有不効則委於羣僚度禁縱自由皆非其
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以庚午
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於
前矣此為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職考察無効此有
司之罪又答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
但有考課踈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
乃止○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朝合朔却元會○東
晉元帝大興元年四月合朔有司奏議按春秋曰有蝕之天
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舜
若曰有變使擊鼓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改之至
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不更水
輔政焉劉邵議以示人座發讀者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
又以寵慎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
聖人垂制不為變異先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
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
幣伐鼓躬親救之大警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順而行之
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星行故日蝕而止樞曰安
知不見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夫子老聃先行見
星之防而邵逆廢日蝕之誡是反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
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追懼未已故廢

宗廟之祭況聞天皆將至而行慶樂之會於事乖矣禮記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先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邵引此文失其義旨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當或所善漢朝所從遂令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準以爲誡故正之云爾於是衆議從之穆帝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卻會王庾之議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皆自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使停史官抱術錯診故不先廢又從庾之議○宋因晉制○齊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乃但薄蝕則不廢祭按漢初平由博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而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北齊制曰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東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群官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內外皆嚴三門者閉中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

單衣侍臣皆赤幘滯劒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劒出
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太社鄰
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擊社壇三匝太祝令陳
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板上尚書門司疾上之不告清
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乃止奏解嚴○大唐合朔伐鼓
具開元禮

冬夏至寢鼓兵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五經通義曰以
冬至陽氣萌生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洩王
者承天理物故率先天下靜而不擾也夏陰氣始動而未達
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助微氣之養也晉劉遐議曰以爲陽
實君道是以微陽初興慶其方盛寢鼓息兵不欲震蕩也禮
尊無二若當助陰豈一之義何以明之彼月而蝕則惟其常
此日而蝕于何不臧月蝕無救之道明矣何能以爲二節陰
陽升降之極食通交代之日二氣既接剛柔始分君子遠慎
諸物近慎諸已在冬欲靜在夏無躁百官靜事無刑以定寢
鼓息兵其宜合同張俣曰冬夏二至慎微不異左傳曰凡分
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所重所慎於是在矣周禮太僕
掌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傳又曰月亦如之又曰非日月
之眚不鼓皆正經也曰長則賀君父道也下慶上會情交接

也日短則不臣子道也鼓以動衆是以二至迎送同寢之也劉泓謂寢鼓不出經傳或以漢興日蝕陰盛擊鼓助陽則冬至助陽不應寢鼓也干寶又云按漢制有冬至絶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政事鄭玄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泰順動之象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後代擬議至寢之非為助陽也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否剥將至大戚方來宜有鳴鼓開關興兵駭旅施命四方詰其逆兆以過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休戚有殊寢鼓之教不宜同也若以夏至俗人所重文武可息之一日不可前三後三等於冬至也

馬政 馬祭附

周制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王輅駕種馬戎輅駕戎馬金輅駕齊馬象輅駕道馬田輅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廄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焉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輅之馬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

廢其數二百一十六正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廢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正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正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正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正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駜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歟麗繡也駑馬自閑至駉夫凡馬千二十四正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正趣馬七十二正趣音舍走反趣馬掌贊正良馬正則馭夫四百三十二正矣趣馬掌養疾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簡差擇也節量也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趨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仲春通淫仲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按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馬質掌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者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直也皆有物價謂皆有物色及價直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者不任用非用者罪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考經說曰房爲龍馬鄭衆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鄭玄謂執駒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正傷之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鄭衆云攻特謂騸之騸音繒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鄭衆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鄭玄謂僕馭馭五馭之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獻馬見車使車者講猶簡習其於祭大澤用仲月剛日甲庚景壬戊爲剛日乙丁辛癸己爲柔日○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燔壇禮畢就燔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

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大唐馬祭因隋之制其儀如開元禮

時儺 周 後漢 隋 大唐 北齊

周制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蒙冒也熊皮者以警毆疫屬方相氏以儺却凶惡也 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洪範傳云言之不從則有大禍大屬金也故磔之於九門所以抑金扶木畢戊春功東方三門不磔磔春位不殺盛德所在無所攘仲秋天子乃儺此儺陽氣將及人故儺以通秋氣方欲肅伏故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 其儀不磔大夫 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又儺為歲終逐除陰疫以共寒氣旁謂王城四旁十二門也磔謂磔犬於門也春磔九門冬禮大故備儺於十二門所以扶陽抑陰之義也大屬金冬盡春興春為木故殺金以助木氣○後漢季冬先臘一日大儺儺卻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其一居江水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域鬼一名人宮室區隅溫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令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 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蕭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侲音振 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腊

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奇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赤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捐魑魅斬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魅於神潢踐蘘魑與罔象殪野仲而磔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魅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蘘魑罔象水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蘘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劉昭曰木石山怪也蘘一足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埤冶謂山獠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蒼曰獝狂無頭鬼委音虛猶音休津反坤避移反

前後首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逐赤疫於四裔注曰雉然火為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辰日午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水中仍上天池絕共橋梁使不復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壘韋契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荼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壘持葦索以禦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進諸侯云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北齊制季冬晦選人子弟如漢令二百四十人百二十人赤幘皁褠衣執鼗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等十二獸

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闕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戌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以下六品以上陪列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偏於禁內分出二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儛戲喧呼周偏前殿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河清年中定令歲十二月半講武至晡逐除二軍兵軍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永巷南下至紹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閤一軍東上閤並從端門南出闔闔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攘陰氣秋分前一日攘陽氣季冬旁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倀子於北齊法各八隊二時則四隊閤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二人二十人其一人方相氏如周禮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人有司素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呼鼓譟而出合趣明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師執事與譍呼鼓譟而出合趣明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師執事與譍牲胃磔之譍普逼反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大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禮並如開元禮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　并爲周已下親哭及不視事附

宋　陳　大唐

周代尚書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上也有疾彼不悅懌禮僕人扶右射人扶左僕人射人皆平常時贊正君服位者始崩太僕戒鼓傳達于四方內宗掌序哭者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位外宗叙外內朝暮哭不敬者而呵罰之叙內外宗及外命婦世婦掌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不敬者而呵罰之

呵謥也 小宗伯縣繂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太僕掌燕首服之法于宮門首服之法謂冕弁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 祝先服祝佐哈欽先病五曰官長服官長大夫士 七曰國中男女服大夫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穎達曰服服也祝佐哈欽佐病故先服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曰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也七曰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大夫士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 宮正掌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 ○漢舊儀曰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望外內戶牖縣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墉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墉中已葬收主爲木匣藏廟太室中牖下○漢舊儀曰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風俗通云俗說易稱四海爲家雖都二京巡有方嶽文曰行在所由以行爲辭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子已即位存亡有別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曰大行

皇帝宮車晏駕周康王一朝晏起詩人深刺如今崩殯則爲晏駕其喪葬儀無聞魏孫毓曰禮記告喪曰登遐告訃之辭也或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宜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之大行言其有大有異故謂之大行若稱謚也 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除具喪期篇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

旅輕車介士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爲藏不復起墳山下川名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流不過下就其木名以爲陵號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絶人類今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兵也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實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實之又卽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卽張武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每天子卽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起皆藏之內方外陳車石外方立先閉劒戶戶設夜龍莫耶劒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〇後漢制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藥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

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緜紳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唅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縫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前皆以斂飯唅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唅以玉槃冰如禮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簡五枚長五十纂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竹使符到皆伏哭盡衰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爲大信小斂如禮東園匠赤虛文畫日月烏龜龍虎連璧考工令奏東園秘器表裏洞赤虛文畫日月烏龜龍虎連璧優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也殿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外戚氏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傳哭羣臣三公升自向貴人公主宗室婦人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駟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衆云駟外有捷盧也疏讀爲沙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璩沙除以斂尸令休得流去也東園匠武士下金釘任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杜三束鄭玄注曰

社小腰太常上太牢羣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羣執事者如
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
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
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
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
以玉具隋侯珠斬蛇寶劒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
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官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
罷入城丧服如禮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
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
民發丧臨三日先葬二日皆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

祀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十臨庭中武吏布幘大
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丧期依前漢制部刺
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
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以木爲重高
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中門丧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輻疏
布惡輪走卒皆布襦幘太僕四輪輧爲賓車大練爲屋幔中
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
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
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
朱裳執戈楊楯立乘四馬先驅旅之制長三丈十有二旅曳

地晝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葬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

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書滑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者白綠參繆音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

幄坐奠道西南向東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
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
北面讀哀策堂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
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
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東園武
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爲明器知喪
之不可用也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筲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筲畚
種類也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醯一罋鄭玄注說文曰罋
汲器所以廢瓶也黍飯載以木桁桁所以庋飯器覆以疏布觚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
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云矢
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翳矢金鏃彤矢丹漆矢也四矢曰乘骨
凡爲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翳音候彤丹漆矢也
邊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
鐘十六無虡鎛四無虡鎛鄭玄曰大鐘謂之鏞部璞注
無虡禮記曰有鐘磬而無簨虡鄭玄曰不縣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篪一祝一敔一
瑟六琴一竽一笙一筑一坎侯一禮記平等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
笮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役哭鄭玄注曰笮矢箙也鞔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
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甗二瓦盆二瓦甒一瓦鼎三容
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
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罇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

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道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鷹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繶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作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盲冤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舌耕騎皆從容車至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遂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脯凡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已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及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先大駕曰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釋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辟小紅服纖辟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皁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又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大僕少府大長秋長樂宮太后所居在西京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宮或是當時便循舊名爲太后耳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合葬羨

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
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受杖升車歸宮已下反
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
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藏宮殿後閣室永平七年陰太
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
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
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乘輦鑾輅青羽
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畢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
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爲
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
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
秋冬夏曰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
黃初三年文帝又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神存不忘亡也
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無造園邑此詔藏之宗廟
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
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
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
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
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
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

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謂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

故當在帳中當填衛見王肅曰禮尊祭而漢氏正月止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各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祭邕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填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權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又問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權雍議按禮天子曰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

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爲當在太極殿不諸王廬復應何所權琳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爲廬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過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絰以服玄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士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玄衣裳此鹵簿所依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虞按禮葬有祥車旞旌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凶導從其凶服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杜元愷袭服要集云遣車易以轜牀轜與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爲繁費停之按祭謨說以二足器始死之祭繫於木裏

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壞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已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爲馬以泥爲車疏布輞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已來皇帝大行義法未祖一日告南郊大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發轘轅掾侍中板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何等謂應改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發轘轅掾奏皆其謚皇帝發轘轅掾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謂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大唐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適

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非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漸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馬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歛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立墳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冤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今為丘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

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占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卽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爲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爲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爲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爲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爲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遵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旣爲子卿等爲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通典卷第八十

禮四十　凶二

歷代沿革　凶禮二

總論喪期　奔大喪　奔山陵附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皇后爲天子服附

天子爲皇后父母服議

總論喪期　虞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東晉　宋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賈公彥曰此黃帝時質也是其心喪終身也虞書稱三載四海

遏密八音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按唐虞○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禮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雖行心喪更三年爲限三王乃制喪服○殷高乃謹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歟怪之仲尼也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冢宰天官卿貳王理喪使之聽朔事者也三年之喪服四制曰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又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皆既葬除喪之證也○漢文帝遺制革三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顏師古曰令謂此詔文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則以緦爲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禪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期之制自後遵之不改宜帝地節四年詔令百姓或遭緦凶災而吏侵事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侵事使得收斂送給盡其子道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

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是則喪制三年能行者貴之矣及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已上皆服喪三年莽母死但服天子吊諸侯之服一吊再會而已今子新都侯宗服喪三年及元后崩莽反自服三年顛倒姦謀若此○後漢鄭玄云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曰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人也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言前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人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荅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辦爲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人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光元年尚書孟郁奏宜復如建元永平故事（謂武明帝時）絶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已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絶之○魏武帝遺詔百官當

臨殿中者十五舉音哀葬畢便除文帝崩國內服三日蜀劉備臣下發喪滿三日除服至葬復如禮此則魏蜀又與於漢也吳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出告者抵罪其後吳人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奉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已下遭三年喪者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改葬除服按文帝以魏咸熙二年八月辛卯崩九月癸酉葬武帝以十二月庚寅受魏禪改元泰始猶深衣素冠服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體殺隨時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古也陛下俯遵漢魏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代未足以喻方今荊蠻未弥萬機事殷臣等以爲宜割哀情以康時俗勅御府太官易服改膳如舊詔曰每念幽冥不終宜經一朝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孚等重奏干戈未戢天下至衆陛下察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重覽奏議益以悲割三年之喪自古達禮不宜返覆重傷其心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文帝之崩也皇太后王氏太始四年三月戊子崩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毀禮傷義今上至孝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除服何爲若因此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代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已數百年一朝後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由爲善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臣下除此謂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傅玄知無君臣

之傷教而不知無父子之爲重且漢魏君臣之喪不崇父子之服況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理天下乎僕射盧欽尚書魏舒等奏謹按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其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虞書曰三載遏密八音至周公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周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燕樂已早亦非禮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議景王不議其喪而議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齋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道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孺慕以爲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機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喪非三年也杜元凱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齋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文帝見其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典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下羣臣皆不得除雖志在居篤更逼而

不行至今嗣王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泰准曰周禮大祝祈練祥掌國事若無緦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緦麻之言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緦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喪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毋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緦麻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曰天子居喪廢斬之情非杖絰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國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坊音防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亮闇爲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玄之所依慱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爲諒闇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爲得之也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者按禮葬後杜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爲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

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之服皆有降殺設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政入於國即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暢引僖王崩未葬周惠王享晉號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薄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玉兩楹此聞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掖揖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賓客有喪唯加加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級之品客受加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急尊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反服於禮何傷於啐嚼示儀而信以爲食旨亦其昏矣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以爲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爲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於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所施不必一也禱類祈禡豈一道乎武王出祃以燎豈是常郊耶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又不於宗廟而祀在坰室（坰音牧鄭玄云牧野之室）且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而周公請命告大王以下而三壇同墠此豈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逼于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告于齊

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爲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于文武而不稱禘祫于宗廟也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段暢引經傳以爲諸侯諒闇申杜議云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卯在喪云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公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除縗麻故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按禮記諸侯元子既葬見於天子曰類見將祠父位除喪見王以受瑞命由祠而見故曰類見於是天子禮之太廟賜以命服此諸侯不以麻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絰諸侯既卒哭即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讀執玉服絰

不宜復以服麻故去縗麻服編麻縞素之制可以雜於吉也此除縗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然則大夫士皆以縗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絰帶以服金革之事諸侯以上卒哭除縗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絰此諸侯縗麻除之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賵左傳曰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既卒哭除服諒闇此爲免喪免喪之後來弔故曰弔生不及哀此諸侯卒哭除縗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

以命珪合瑞爲信也然則皆得行吉禮又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隣國以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嬬於不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以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于溴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攻服修官烝于曲沃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便葬遂合諸侯無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肸祁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尚幼宰傅相之命諸賢使幼君而若此蓋繼子嬰信讒事祖闕禮之大者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衰絰征秦遂墨線以葬書春秋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縗墨文明其服也升絰金革禮所權許皆爲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禮會於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博士謝況議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於當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禪也且先朝故事無有禪儀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博士徐禪意欲以來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禪三日之中衣服無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之法也忌日舉哀如昔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避不懷也謂當擇月

末以還大祥除四起編冠受以白帽徙月後吉不宜立異屢
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
然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天地已
易四時已變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二三日除編弁二十五六
日禫哭禮玉藻曰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編
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黃衣玄冠矣既祭乃服禫朝服
縞冠踰月玄端以居復平常焉如士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
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
今無受禫之服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間哀樂未變而立無
名之哭近背先帝晝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說議曰詳按

前儀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服制所
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畢冢而周公攝王未嘗周賜齊侯胙皆可
為明徵當以萬機至繁自度須理如同臣庶喪制唯祀與戎
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政之廢遂施易
月之令若候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徐萬風流或生豐難
執古道者則云齊斬三年適權宜者遂稱以日易月禮經雖
云七月而葬漢魏以降多一兩月內山陵禮終電宴之期不
必七月除服之制止於久慮會史足徵可無致惑庶幡禮兩
得政教無虧矣○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
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

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興寧元年章皇太妃薨哀帝欲服重江霖啓先王制禮應在緦麻服詔欲降周霖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姨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夫服后宜以資母之義會議遵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后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宜服齊緦於是帝制周服安帝崇安四年太后李氏崩帝服齊緦三年百寮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元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合伸春秋之義毋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宜從正故成風著夫人之號僖公服之三年子於父之所生體義情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嫌文不明則宜從重應同為祖母後齊縗周末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詔可於西堂設旅廬神武朝施凶門柏歷○宋武帝永初九年黃門侍郎王韋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

門栢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竝設廬諸王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廨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共間服以綅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禮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宣下以爲永制詔可○後魏自道武及諸帝悉依漢魏既葬公除文帝太和十四年祖母文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闕表曰臣等聞先王制禮必隨代變三年之喪雖自上古中代以後未之能行陛下欲依上古萬機事殷不可暫曠三代以下豈無主孝之君皆以義存百姓是以君葬即位踰月而葬葬而即吉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山陵遷厝未忍所聞十月又表曰伏惟大行皇太后明詰乖於典冊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山陵可依典冊縗服情所未忍又表曰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機今山陵告終百禮咸畢願陛下慾億兆之心抑恩割哀遵奉終制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禫禮高閭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服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縗麻朝政吉凶事雜詔曰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縗襲吉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

吉告今將至周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按禮卒哭之後將授服

於受日庶人及小官皆令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縗服者變從練禮官三月除諸王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朕之練也除而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奪式推情即理有嘗賤之差遠近之別游明根曰聖慕深遠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政又近遺詔詔曰若不許朕縗服則當除縗闇嘿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東陽王丕曰臣與太尉光歷事五帝自聖代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詔曰太尉國老誠如所陳恐是先朝萬得一失朕情未忍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至午詔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

冊遺旨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今依既虞卒哭祔此月二十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衰縗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以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便及變禮也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明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九月尼

高皇太后崩於搖光寺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徽符月
略萬融一化奄至遐崩但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乃戡蔽定
難是賴深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為齊線三月以申
追仰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鬼斂葬百官哭
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損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
不依配極之典宇庭局狹非容百官之位但因葬日衢路奉
接成義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絕輒立儀如別內外羣臣權
改常服單衣素巾奉迎之墓到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
更不宣下詔可○後周武帝世地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
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袒跣陵所行三年之
制五服內並依禮斯折古無傳天元帝宣政元年今天下遭
父母喪許終制○隋制皇帝本服大功已上親及外祖父母
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帝不視事三日本服五服內百官
正二品已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日本服小功緦麻親
百官三品已上喪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為本服五服內
親一舉哀皇太子為本服五服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
三品已上一舉哀○大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
從儉約並不以金銀錦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
並不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勑到後出臨
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

十五舉音禮固從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皇帝本服周者凡二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晡哭而止本服小功已下一舉哀而止

奔大喪奔山陵附 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大唐

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不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戚爲未久周道尚明無嫌於不往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斷文孝子之恩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後漢許愼異義云按左氏說諸侯蕃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故遣大夫也鄭玄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縗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唅且賵又王使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使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唅且賵又會葬爲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辭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

明文也大鴻臚眭生（眭音雖）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玄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任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魏時禮官議奏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斂髮袒絰言除斂髮袒絰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明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弔哀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答難云前論遂除謂除斂髮袒絰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責以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

深衣白帢也○晉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湯陰之役羣寮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罪至于晏駕之日山陵即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應受義責加貶絕注列黃紙不得敘用至於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戈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禍密之變遽瑗出關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正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為分別遠近則典而不畅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今事達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律免法注列黃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赴之人而令失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伐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削黜○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著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違實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

王命猶不與停散同見今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爲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既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敘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准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

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爲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有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爲不盡矣今直以或者衆致於此事不必改先制如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爲限不及者附名付之鄉論臣以爲夫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湯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爲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

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令弊弊至醨薄久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頹俗求自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乃重啓依王濛所上爲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曾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按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後漢

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孝順皇帝永和中詔公卿校尉尚書曰昔者周公攝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禮葬天爲動變更以天子之禮天即反風歲即大熟北鄉王親爲天子而以王禮葬故天數災異宜加

尊謚列於昭穆羣臣皆疑謂當如常司隸校尉周舉議以爲北鄉本非正統蔡邕所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朝不稱崩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斯言也蓋所以仰慕昭穆自同繼體在茲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爲正今皇太后德訓弘著率由儀矩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于禮尚書謝奉議夫帝位自以君道相承至於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爲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僕射江霖議兄弟不相爲後雖是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爲君臣則同父子故曾蹔僖公春秋所議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

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議東晉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琅琊王丕哀帝也儀曹郎王琨議今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慕昭穆自同繼體在茲一人不以私害

上下洽通於義爲允應繼大行皇帝揚州刺史藍田侯臣述議推宗立君以爲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以塞奔競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亂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恒固康皇帝既受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於所授主上宜爲康皇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爲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遞而典謨不易所以鎮係人心閉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沖深惟社稷遷于康皇執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夷等五人議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成皇帝捨亂嫡之愛而授重天倫道崇先代康皇帝祇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帝嗣詔從述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按白虎通云天子絕周者何示同喪於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

天子爲皇后父母服議 吳射慈云天子之子封爲諸侯天子皆不服也 宋 陳 後魏 東晉

東晉王朔之問范甯云至尊爲后之父有服不意謂雖居尊位亦當不以已尊而便降也甯答曰王者之於天下與諸侯

之於一國義無以異今謂粗可依准孝武泰元元年正月王鎮軍薨按卽后父也剋舉哀而不成出制服三日僕射已下皆從服○宋孝武建安三年有司奏義陽王師王偃喪逆至尊爲服緦麻三月成服仍卽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服除服與不又皇后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着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禮更服爲但釋心制着布素而已勒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儁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隆殺異禮天子正降旁親外臣總麻本在服例但縗絰不可以臨朝饗故有公除之儀雖釋麻襲

冕尚有緦月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旣竟猶廻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紅之服已釋哀哀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按禮爲兄弟旣除喪及其葬也又服輕喪雖除猶着縗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理可知也愚謂王右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又齊縗又議喪禮卽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旣行服制已變豈容終制之日而更重服乎按晉泰始二年武帝以周除之月欲又重服拜陵朝議不遂太常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云晉武拜陵不遂又服此是權制旣除縗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

除不同謂皇后除心制曰宜如舊及服未公除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及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齋斬重制猶爲功緦除喪夫公除壻奪豈可遂以即吉耶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准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及服齋縗尚書令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總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大明二年有司奏故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周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甘肓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檢已爲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三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爲永准詔可○陳文帝天嘉元年尚書儀曹謂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洙謂至親周斷加崇故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纖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至情如父在爲母出嫡後之子則屈降之以周周

而除無復縗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經可除不容復改玄縗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宜禫杖周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正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按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唯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爲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按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月爲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周宜除於再周無復心喪之禮詔可○後魏神龜二年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縗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興駕奉慰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是則朋友有周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回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喪則容一周不舉樂也孔子曰既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周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毋有喪服

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嘉福去太極不爲太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之喪未葬社賁所諫晉平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纔三月矣陵墳未乾懌以理證爲然乃從雍議

天子爲庶祖母持重服議
天子立庶子爲太子爲之服議
天子爲母嘗服議
天子爲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國有大喪使者章服及不爲命議
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爲母服議

天子弔大臣服議
公主服所生議

諸王子所生母嫁爲慈母服議
諸侯及公卿大夫爲天子服議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議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以下爲天子服杖議
諸王女孫女爲天子服議
宗室童子爲天子服制議
童子喪服議
皇后爲親屬舉哀議
皇后親爲皇后服議
諸侯及公卿妻爲皇后服議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爲皇后大祥忌日哭臨議
蕃國臣爲皇后服議 天子將吏爲
天子爲庶祖母持重服議 皇后服附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竝居重服 漢
○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中徐廣議 東晉
左氏春秋母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服三年之喪凡子於 宋
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若嫌禮文不
存則宜從重同爲祖母服齊線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
文所生薄太后亡朝臣亦居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
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爲安
徐野人云若以魯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持

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求俱無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車亂答云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飜革耶於是安帝服齋線三年百寮並服周於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嫡子則妾之子為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戎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已自為通小記云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此謂凡庶子故鄭玄云祖不厭孫卑非謂承祖之重而可得申其私服也庶子為後不得服其母以廢祭故也則已卒已子亦不得服庶祖母可知矣小記言妾子不代祭穀梁傳言於子祭於

孫止此所明凡妾子謂有加崇之禮者也古今異禮三代殊制漢魏以來既加庶以尊號徽旗章服為天下小君與嫡不異故可得服重而

廟祭傳祀六代耳非古有其議也 服議 晉 宋

大子立庶子為太子及薨服議疑上當服三年

晉惠帝愍懷太子以庶子立為太子及薨司隸王堪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踐祚之初拜于南郊告于天地謁于祖廟明皇儲也正體承重豈復是過司隸從事王接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與嫡同應從庶例天子諸侯不為庶子服聖上於愍懷無服之喪難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

焉有既爲大子而復非嫡乎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喪服庶子爲其母總不言嫡子爲其妾母而曰庶子爲其母許其爲後庶名猶存矣○宋庾蔚之謂王堪以爲拜爲大子則全同嫡正王接據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庶名不去故雖爲大子猶應與衆子同天子不爲服可謂兩失其衷嘗試言之按喪服傳通經長子三年言以正體乎上又將所傳重明二義兼足乃得加至三年今拜爲大子雖將所傳重而非正體安得便同嫡正爲之斬衰乎既拜爲大子則是將所傳重寧得猶與衆庶子同其無服乎天子諸侯絕傍周今拜庶子爲大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既非正嫡但無加崇耳自宜伸其本服一周庶子爲後不得全與嫡同庶名何由得去已服祖曾與嫡不異是與嫡同者也祖曾爲已服無加崇是與嫡異者也天子諸侯大夫不以尊降又與衆子不同矣

天子爲母嘗服議 後漢 宋 魏

後漢光武崩光祿大夫樊宏遺令薄葬天子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總百官素服○魏太和六年四月明帝有外祖母安成鄉敬侯夫人之喪 即甄后母也 太常韓暨奏天子降周爲外祖母無服尚書奏漢舊事亡闕無外祖制儀三代異禮可臨畢御還寢明日又吉便膳尚書趙咨等奏哭敬侯夫人張帷幕端門外之左羣臣位如朝皇帝黑介幘進賢冠

皁服十五舉聲則罷詔問漢舊云何散騎常侍繆襲奏後漢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總百官素服安帝繼和帝後鄧太后母卽爲外祖母也但太后臨朝安帝自蕃見援立故也又按後漢壽張恭侯樊宏以光祿大夫薨宏卽光武之舅也親臨喪葬准前代宜尚書侍中以下弔祭送葬博士樂祥議周禮王弔幷經錫縗禮有損益令進賢冠練單衣又詔當依周禮無事更造蜀譙周云天子諸侯爲外祖父母妻父母妻亦爲母妻族之正統妻之父母亦妻族之正統也母妻與己尊同母妻所不敢降亦不降宋庾蔚之謂禮父所不服子不敢服嫡妻子爲妻之父母則天子諸侯亦服妻之父母可知也妻之父母猶服況母之父母乎

天子弔大臣服議周晉

周制司服職掌王之吉凶衣服王爲三公六卿錫縗爲諸侯總縗爲大夫士疑縗其首服皆弁絰君爲臣服弔服鄭司農云錫麻之謂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也縗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內也無事其布哀在外也疑之言擬也擬其吉魏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鎮軍朱鑠喪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爲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爲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杜布議以爲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玄冠代以素弁漢去玄冠代以布

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亦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及古今宜因漢氏故事又按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于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是以漢中興臨喪之事與禮合自是之後或言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為疑練弔畿內諸侯弁絰總線服晉摯虞云凡使弔議蜀射慈喪服圖天子弔三公侯弁絰錫線弔大夫士皆弁絰使者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詔從布議

天子為大臣及諸侯舉哀議後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為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於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脩暨光武頗遵其禮于時羣臣莫不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以為美可依舊禮為位而哭之敦睦宗族於是帝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及鍾太傅薨又臨弔焉○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注云國家為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為

異姓公侯都督發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彼尚書符冬至二日小會臣以為廣昌君喪未殯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二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循答云按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蕢譏之感寧詔書宜為定制○大唐之制如開元儀

國有大喪使者章服及不爵命議

魏晉故事問今以宗室為監公主喪使者應着何服下權答國有大喪使者所服禮無正文事義相准以為奉命監喪宜服練素又問博士濟北吾丘子應襲封今有大喪為故應遣使者拜下權答按春秋之義國有喪未葬不爵大夫自非有故不得已皆須葬畢

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為母服 漢 晉

漢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大功九月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晉賀循喪服要記曰公之庶兄弟父卒為其母大夫之庶子父在為母皆大功九月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又天子諸侯賤妾子為其母

厭於父不得制線麤麤之服三月而葬葬已而除居處飲食言語心喪三年劉智釋疑曰凡屈不得服者皆有心喪之禮小功以下不稅服乃無心喪耳

公主服所生議

宋庾蔚之云公主為其母應周何以言之在室有餘尊之厭唯不及其嫡耳至於厭降唯子而已在室父在為母周既出服不得過大功故服母及兄弟不得有異既出則無厭故為母得周所以知既出則無厭者禮尊降出降親疎不異尊降服母與父同是故知既出則無厭也又正尊不報禮之大例而女子適人父報以周使其移重於夫族推旁親也以此推之出則無厭理據益明

諸王子所生母嫁為繼母服議 晉 宋

晉譙王司馬恬問范甯曰妾有二子而出嫁若命佗妾兼子為其母所命妾今亡子當有服不答曰昔男子外有傳內慈母君命教子何服之有恬自斷云禮宜從重篤至敬也存同所生沒成路人於情未可今勸小功長奉終以固子道再周乃參古事言制則不虧禮文言情則不乖師資也徐邈云此庶子所生出嫁受命為佐妾子便當始終如所生其親母則同出母耳若用古禮當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車胤云大夫為庶母慈已者小功也○宋庾蔚之云母出無相鞠養便為

無母不必限其母亡譙王所命不爲乖禮此子自宜依慈母如母之服按晉朝諸王用士禮則應附父在爲母之條凡慈母以功勤致服本無天屬之愛寧有心喪之文乎

諸侯及公卿大夫爲天子服議 周 漢 晉 大唐

周制喪服斬縗章諸侯爲天子天子至尊也 馬融曰天下所尊故曰至尊也 漢戴德喪服變除云臣爲君�property纕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其餘與子爲父同鄭玄變除云臣爲君不property纕不徒跣張祖高問士服天王云何要記唯道大夫服君及家臣服大夫耳不說主恐有脫誤鄭云士服君亦斬縗無明文而雜記云士居室室此則士制周耶士不吏服士恐亦應同謝沉答曰朝廷之士服天王斬縗禮之明文也邑宰外任之士居室制周要記非脫誤是簡略耳○晉尚書問天子崩于今宣尚今史以上爲皆服斬縗之服不博士十九權應以議禮命士以上皆服斬臺書今史列職天朝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今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道從應易服制不卞權答禮庶人在官者服齋縗三月又近臣服斬道從出入皆應從服又問服隨君輕重今司隸服斬下吏服齋爲合禮意不權答凡臣從君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隸爲君斬縗義服也下吏爲從不每降一等當謂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云何權答禮庶人爲國君齋今

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士有職司於喪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縗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導從指謂近臣魏晉故事云又問諸二千石長吏見在京城皆應制服不博士卞摧楊雍應琳等上云禮臣爲君斬縗自士以上見在官者皆應制服○大唐元陵遺詔天下人吏粟到後三日釋服晉賀循云吏伏以公卿百寮不同人吏雖禮臣爲君服斬縗三年按高宗實錄昭陵臣下喪服皆准漢文帝故事三十六日又按高宗崩服紀輕重亦依太宗故事中宗睿宗時臣下喪制竝所遵守據禮及故事今百官竝合准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其小祥內百官竝無假日每日平明詣延英門進名起居不入正衙至臨時赴西內哭訖各歸至小祥日去首絰着布冠其日早集於西內哭望日及大祥又赴西內哭大祥日除縗冠杖等服慘公服至山陵時却服本縗服事畢除之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議周　漢　晉

周制喪服總縗裳牡麻絰既葬除之馬融曰絰帶從大功制麻知從大功也既葬除其服天子七月葬不言七月者言同時而除也總者小功之總理其縷度小功言澡麻是言牡而成布四升半總細其縷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也總如小功升有半其冠八升此總縗之精組升數在縗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至尊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總縗也諸侯之大夫接

見于天子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人不服可知漢戴德云縗縗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天子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約從諸侯哭于朝張帷為次於官舍門外別外內食蔬食有鹽酪之和凡再不食既成服服縗布縗裳十一升白布冠纓緣皆十一升帶亦如之一辟廣三寸偶結於前經用枲麻首絰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右本在上五分寸之三七月而葬葬已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故石渠禮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臣為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緦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國君也聞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見義吳射慈云始聞喪去吉冠首素弁十五升布深衣從其君哭大廟作階下袒絻即位成踊襲絰吉屨無約張帷為次於其廳舍別內外蔬食飲木牡麻絰至成服服四升半縗布縗縗裳細而疎其冠八升縗帶七升縗亦如之七月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又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時

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又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七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為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見義吳射慈云始聞喪去吉冠首素弁十五升布深衣從其君哭大廟作階下袒絻即位成踊襲絰吉屨無約張帷為次於其廳舍別內外蔬食飲木牡麻絰至成服服四升半縗布縗縗裳細而疎其冠八升縗帶七升縗亦如之七月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又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時

會見於天子故爲總縗七月不知此大夫時以何事而得見也若遠國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嘗及見天子亦爲服不答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已下則無服　○東晉簡文帝崩鎭軍府問參佐綱紀服邵戩答曰禮臣爲君服皆斬縗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又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先儒以爲非達官謂官長所自除人在官者也庶人在官服天子與畿內之人同齋縗三月按參佐無除者宜用此禮又禮諸侯之大夫會見天子者爲天子服總縗七月按今綱紀雖或被除勑猶古諸侯之卿命於天子比耳見北面時君無二君之道宜依總縗之制其無除勑又未嘗會見則宜無服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已下爲天子服杖議魏　晉　南北朝　東晉　五

魏晉故事問皇太后三夫人已下皆服斬諸長公主及諸君崇陽園循容服制之宜主擯等議按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依禮則公主宜服斬而不杖禮君夫人爲長子三年妾爲君之嫡子與夫人同則崇陽園循容宜三年又問太后及公主應杖不主擯應琳議禮爲夫杖自天子達皇太后應杖明矣婦爲舅姑禮無杖文皇后不應杖也君之喪夫人世婦在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如禮三夫人已下皆杖　○東晉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太后制三年之服　○宋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也　○大唐天寶十載五月宗正

卿裒信王穆奏皇妹及女准禮出嫁後各降本親一等今竝降爲第二等臣以爲執禮故親有虧恒典伏請一切依服屬等第爲定不在降服限仍請永爲恒式奉勅依

諸王女孫女爲天子服議

魏晉故事博士卞摧應琳等議按禮諸侯之夫人爲天子其服齊縗本無服者也猶從夫而同今王始於大行皇帝本服周以輕服重依諸兄弟之義所服至尊疑當服重王諸女依諸侯兄弟禮則應服斬也孫女幼未及於禮若欲服宜依諸侯之制

宗室童子爲天子服制議

魏 晉
大唐

魏晉故事曰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爲祖服周當爲臣服從本親服皇弟吳王年十一章郡王年十一孫爲祖服周當爲臣服從何愼服應琳議按禮喪服諸侯爲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又禮童子不居廬不杖不菲廣陵王未冠吳王章郡王卑幼不應居廬古但有冠無幘漢始制幘可如今服卷幘○大唐元陵之制孫爲祖齊縗周年臣爲君斬縗三年今伏准遺詔皇帝服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臣下竝從釋服皇孫既是齊縗周年服禮有嫡子無嫡孫其服竝合從皇帝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釋服後以慘公服至山陵時却服初齊縗服

事畢即吉服

童子喪服議 周 漢 晉 宋

周喪服經曰童子唯當室總馬融曰童子未成人也鄭玄云童子未冠之稱宗室之嫡子雜記曰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未成人者不能備禮當室則杖○漢戴德變除曰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紲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為未成人制服者亦不紲緌經不以制度唯其所為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紲緌經不以制度唯其所能勝○晉劉智釋疑曰覩兒無知然於其父母之喪則以緌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十歲曰悼過此有罪則入於刑必致之於禮故在下殤之年為之制服按小功章昆弟之殤

服昆之下殤是已下殤之年則行服也蜀譙周緌服圖童子不稱成人小功親以上皆服本親之緌童子不杖不菲不廬不絕不麻當室者絕麻十四已下不堪麻則不吳徐整問為姑姊長殤在大功下殤在小功為姊下殤已下絕六七歲未成童子為父母不杖不廬之制年十七八尚可恐六七歲兒未能服此緌麻射慈答六七歲雖未為童其姊死故宜着布深衣○宋庾蔚之謂馬融以童子為未成人之稱竝不明下至幾歲戴德以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譙周云十四已下不堪麻則不記云十五成童舞象耳豈是經所云童子當室者耶按禮稱童子參差不一以事推之則大小可知矣愚謂當室與族人為禮君是八歲以上及禮之人以其當室故令與成人同昔射慈以為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或合禮

意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魏 晉

魏田瓊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衆子無服可以明之據大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爲衆子無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后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女以爲天王后以尊還降何緣獨服之耶○晉賀循云諸侯女爲天子后爲天王之親服隨天其族人吳射慈云諸侯之女爲天子后爲天王之親服隨天王而降一等諸侯之女爲后爲其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服齊縗其宗子亦不降從整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爲外親尊同則如邦人爲君之長子三年也

皇后爲親屬舉哀議 晉 隋

晉褚太后爲從弟舉哀博士王臻等議於至尊是族舅雖不及舉哀可從太后舉哀於朝堂又云太后前爲褚衛軍劉夫人舉於式乾殿至尊於朝堂是也今宜依故事尚書王彪之議若至尊自應舉哀外族於朝堂是也若不舉哀唯應從太后遠出朝堂未喻其禮謂從舉已粗有常儀至尊爲內族於東堂舉哀則三省從臨爲外族及大臣於朝堂舉哀則八座丞郎從臨至尊之奉太后既率朝臣之儀又盡家人之禮二三情敬實兼參臣子今不應自舉哀者謂應從太后臨於式乾殿太后位西面東向至尊位北面南向○隋制皇太后皇后爲本服內親及賓一舉哀○大唐制如開元禮

為皇后大祥忌日哭臨議

晉博士徐禪上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事太學禮官謂至尊行先后之喪亦同齋縗今再周及忌日無復祥變之事謂不可躬行臣按無經傳明文則不應出若晦日東堂舉哀由朝廷參議而事無指條按侍中徐邈衆議按博士議恭皇后再周欲依三年之議至尊東堂舉哀羣臣詣陵哭臣按禮為皇后服無三年之制左傳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耳禮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文子之喪既除越人來弔受於廟門之外乘涼而不哭明喪既過無哭禮不詣墓而接於廟外今后服既過至尊無緣舉哀羣臣不應詣陵而哭也博士許翰等議按禮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玄曰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練祥也凡人子之生必有天父地母之道故記有君薨而生子之禮今二皇子之育雖有恭后崩後於禮是為有三年子幼少者也則必為之有二祥之祭杜元凱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服其練祥日必有位矣今皇子出承國嗣故王后喪諸侯卑不得為主夫喪無主禮有正文至尊統天承重則為主在聖躬也乃同先帝先后於考妣哀禮終於今晦古禘始於來朔非人臣之所主也記云為王后周服母之義屬晉曰百姓如喪考妣三載過

密恭后母育天下臣子有喪猶之恩古門人於師無服心喪三年祥日之哭所以終哀非服喪三年矣今聖代不可守以循常之名例當博納同異斟酌而用焉

皇后親爲皇后服議 晉 朱

晉國子博士王崑云按禮無明文依准鄭制齊縗諸婦誠非五屬然緣成親夫屬子道則妻亦婦道矣不得不制親屬之服故孝后崩庾家訪服博士王崑議五服之內一同臣妾宜爲皆准五屬爲夫人周祠部郎准小君服周侍中高崧答以爲孔恢云庾家男女宜齊縗庾家諸婦雖非五屬女今見在五屬之內亦服周護軍江虨音云按賀公記天子諸侯五屬之內雖不服職爲臣皆服斬縗爲夫人則齊縗周天子諸侯既同后夫人亦不可得異但文有詳略耳子姪服周諸婦非復五屬之例謂當從降夫一等斬鄭云諸婦宜從夫若其夫自同人臣婦亦宜同於臣之妻與皇后無准雖欲寧戚於大典有闕○宋庾蔚之謂與天子有服既爲之斬縗與王后有服則宜齊縗周也雖婦亦宜以有服爲斷應如孔恢議

諸侯及公卿妻爲皇后服議 晉 宋

晉孝武帝泰元中瑯琊王納妃裁登車而定后凶禍至即依在塗遭喪改服即位哭徐邈以爲有服記有其證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又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徐

整問云經言爲夫人君不道爲其妻然則公卿諸侯之妻不爲皇后服耶射慈答云皇后天下之母則宜服周禮君命其夫后夫人亦宜命其婦其受命則不宜無服○宋庾蔚之謂服問云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按鄭玄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周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周按王肅注云外宗外女之嫁於卿大夫者也爲君服周今鄭王雖小異而同謂夫服君斬縗故妻從服周耳未聞王妃服后與不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縗夫人齊縗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外宗謂姑姊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王屬之親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按先儒皆以有親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瑯琊王妃者是元帝馬道子妻於孝武定后本姨姒小功之服王者絕旁親故皆成以臣妾齊縗之周

晉國臣爲皇后服議天子將吏爲皇后附

晉恭皇后崩時東海國臣弘據刺問禮官太學博士謝詮按儀禮諸侯之大夫爲周王總縗至葬除有正文傳曰諸侯之大夫時接見於天子也至於周王后崩無喪服之制周王天下父周后天下母諸侯大夫宜服總縗稱情爲得又刺問曰昔元明二帝崩時朝臣皆服斬縗諸國臣總縗七月今朝臣既爲皇后齊周則國臣宜有差降不得亦總縗也謝詮答曰總縗止於七月故無降錯綜記例亦謂應有服正疑於無降

皇太子降服議
皇太子爲太后不終三年服議
皇太子爲所生母服議附
諸王持重爲所生母服議
諸王出後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
爲王太子服議
爲太子太孫殤服議
爲太子妃服議諸王妃附
爲諸王殤服議

耳按伯叔母與伯叔父恩義有深淺而服亦同齊衰祖與宗子母妻服無差降推此則何必皆降乎將以取節於既葬故無等耶○宋庾蔚之謂經但云諸侯大夫爲天子而不及后則知於后無服也若有服則當連言且云特接見乎天子益知后不在其例矣據引大夫之祭不成禮者凡后之喪在其數以明后必有服蔚之按記云士之所以異總不祭鄭氏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諸侯之士亦不服天子及后而亦不成禮明不成禮不必爲服止以若有天王及后之喪以宜隨例哀致故亦同廢祭耳文明皇后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

王侯世子殤服議　繼殤後服議

皇太子降服議　晉　宋

晉孔安國問徐邈云皇太子爲新安公主當何服邈答云禮父母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諸侯之嗣子及大夫之嫡皆降絕旁親唯父母之所服子乃敢服王侯絕周不爲姊妹服太子體君之尊亦同無服皇子厭其君又不敢服○宋庾蔚之謂今唯太子從君所服皇子公子則無厭降

皇太子爲太后不終三年服議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縗服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所施蓋漢文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其議並見喪禮卷中禮官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崇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制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縗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尚書魏舒等奏以爲靖逵等各見所學之一

端末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體也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喪服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年揆孝景卽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於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今將吏雖蒙二十五月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縗麻諒闇終制杜既申皇太子諒闇議擊虞答杜書曰僕以爲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雖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

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卽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爲准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于時外內卒聞杜議或者謂其違禮以合時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採典籍爲證今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爲定證○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有禫無成文代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士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頓除卽吉故其間服以緩縞也心喪已經十三

月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同不應復有再禫宣下以為永制詔可

皇太子為所生母服議 皇子附

晉愍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薨尚書疑所服徐邈以為宜依公子為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殷仲堪以為當依庶子為後服所生母總皇子服乃練冠耳按總麻章中有庶子為後為其母傳曰與尊者為體今皇太子繼體宸極正位儲宮猶可同稱庶乎當與尊者為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禮無其文者蓋不異於庶子故總以公子為言推義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登位儲宮而上厭所天義不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子服其母大功而為後者服其母總此存亡異禮何可一其制耶殷又曰伯父與尊者為體諸無子者立宗人為子便當降其本親尋為後之言將關於存亡也徐又按喪服傳三月不舉祭因而服總明已主蒸嘗非復嫡子之時也姜輯議渤海王服范太妃事喪服云君為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君之庶子有封為君者其父亦不降之明矣士之妾子不降母者以其與父貴賤不足殊也然則尊與父同不見厭者亦宜伸其情盡禮於其母渤海王既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已受王命之寵成太妃之號愚謂太妃之

尊但當自降於渤海不得配食於安平之廟耳至於渤海三王自宜盡爲母之制不復厭於安平以從公子降等之禮按薛公謀議皇子以封爲王列土守蕃不得戚於天子者父卒爲母三年

諸王持重爲所生母服議　晉　宋

晉穆帝永和中尚書令顧和表云爲人後者降其所生奪天屬之性明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於周典按濟南王統昔爲庶母后廬持重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宜以禮奪服奏可至孝武泰元中太常車胤上事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自頃公侯卿士庶子爲後爲其庶母同之於嫡禮記云爲父後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蒸嘗之事求之情禮大莫大焉亂又上事云經年未被告報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明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又升平年中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縗三年詔聽依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中故梁王逢所生母喪亦求三年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竝無居廬三年之文謹以重上請臺黎詳尚書奏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詔可○宋庾蔚之謂庶子爲後爲所生服緦此禮之正文近遂爲三年失之甚也按晉樂安王所生母喪議者謂應小功孝武詔令大功乃合餘尊之義但餘尊之厭不言爲後者也即今

猶皆三年

諸王出後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 東晉 宋

東晉瑯琊王爲前太宰武陵王服郎中令王輿問徐邈曰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太宰是爲庶人諸侯而全持庶人之服乎元皇帝入承大宗孝王出嗣宗國殿下出後孝王於元帝故得爲子不邈答曰議者多謂瑯琊孝王應從出爲人後例降一等今瑯琊當爲武陵王服大功按禮受重必以尊服之而降本親此誠然矣今所疑者元皇帝本瑯琊嗣王既光啓中興命孝王委重傳祀實受之於元皇非別有承繼者不旁繼而內自奪是無所天也今孝王猶以子

道嗣位本國豈與出爲人後者同哉按漢宣帝雖上繼昭帝而史皇孫猶稱皇考父子之道全即一代成事又曰始疑武陵出嗣既以廢放不成爲人後則當還服本親若以武陵先王祀不宜絕自應更命承繼侍中孔沈問徐邈曰漢宣帝謂史皇孫爲皇考此是稱謂耳未足以明服之輕重也假令宣帝登祚後有本父母喪自當不得行重服又君服父祖廢疾不立者故斬而不降賀循云雖不立位在嫡正父之所繼已之所承故爲三年恐此與出後相踰邈答曰祖考之名非可謬立且于時立非一帝德皇恭皇皆不得稱考明史皇孫稱考當實有義君超繼上代猶爲父祖之重無別所承故本親

不降也元皇孝王所承既異則大制宜降故論者據此爲斷子之離父父之捨子其所承繼不同何得復全其本故吾無易衆議穆帝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乞齋線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太常江夷上博士孔恢議禮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又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子爲母三年經文則一而鄭有二疑太宰若從三年之制爲重則應從九月無應從緦麻之理且太宰以天子之庶出繼諸侯本無應厭降之道太宰今承諸侯別祀又不同庶姓相後有承繼大宗之義應從降一等之制從九月宜降一等應服五月出後者之子亦皆還降其本親祖父伯叔一等又禮無蕃王出後本親與庶姓有異之制尚書劉奏按禮爲人後者三年必以尊服服之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傳曰何以總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禮唯大宗無繼禰之屬之制太宰出後武陵受命元皇則纂承宗廟策名有在禮制既明豈容二哉夫禮有仰引而違情者故有君服而廕私喪屈伸明義非唯一條所謂以義斷恩況貴賤之禮既正豈得不率禮而矯心當依庶子爲後之例服緦而已倉部郎許穆議母以子貴王命追崇夫人視公與比諸侯凡諸侯之禮服斷旁親以國內臣妾竝卑故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則各以其服服之尊

同故也卑則服隲尊則禮行太宰封王繼妻蕃國出離其本仰無所厭夫人諸侯班爵不殊緣大然之恩伸王子之厭薄出禮之降服周可也吏部郎崧重議云考之禮文太宰應服齋縗周今以春秋條例以廣其喻母以子貴庶子為君母為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禮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風是也此則身為父後服應緦麻猶以子貴得遂私情經有明文三傳不貶況於太宰貴同一例不為父後者耶且禮有節文因革不一自漢以來皇子皆為始封君則私得伸設令太宰不出後必受始封服無厭降出嫁後降一等復何嫌而不周乎祠部郎曹處道云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舊詹為體不敢伸恩於私親為人後以所後為父亦是尊者為體其所生母俱是私親為父後及為人後義不異記常侍敦喻太宰從緦麻服制累表至切又遣敦喻太宰不敢執遂私懷以闕王憲乃制大功之服咸和中瑯琊王昱簡文母鄭氏薨王服重朝以出繼宜降國相諸葛顗坐不正諫被彈王表曰亡母生臨臣官沒留臣第雖出後而上無所厭則私情得伸昔敬后崩時孝王先亡後出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二年徙封會稽追贈建平國夫人鄭氏為會稽太妃○宋庾蔚之謂晉簡文愛其膝下之慕不尋為後移天之重

為皇太子服議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按喪服經爲君之長子同齋縗周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正服周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縗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縗裳減其月數並同服齋縗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齋縗周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稱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按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詔曰既久廢便停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周周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周而儲皇正體宗廟省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並通案謂謂二事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代周喪降在大功者婚禮不廢樂以申私戚以從前典詔依議又奏按禮祥除皆先於今久易服明日乃設祭（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因其故服校今則祥日朝服臨訖易服而祭之也）尋此代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七刻皇太孫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臨祭凡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爲太子妃服議（諸王妃附）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

應著縗時從服者著縗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周服召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大明五年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三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齊縗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令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謂皇太子妃雖未山陵臨軒拜官據禮上興之又議按禮大功作祔後三御樂宜作矣使學官禮舊不爲礙梓宮在殯應懸而不至則避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禮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懸而不樂今准其輕重作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以終服夫人君之盛典當陽之盛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懸終宜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婦矣爰議皇太子周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司空清河王懌叔母北海王祥妃劉氏薨司徒平原郡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貞卒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音否佗倣此）詣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封祖胄議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而不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

是一人之身悲樂盡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宜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翿以采齊在禮反行以肆夏和鑾之聲珮玉之飾者所以明棰鼎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宜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准禮自情思謂爲允詔曰可

爲太子太孫殤服議

晉惠帝無嫡子以庶子爲太子亡謂應降永寧中沖太孫亡議者謂應爲殤中書侍郎高齊議太孫自是無服之殤不應制服此禮之明義宜從以日易月之制博士蔡克議以爲臣子不殤君父者此謂臣子尊其君父不敢殤之耳非爲有臣子便爲成人不服殤也按漢平帝年十四而崩羣臣奏臣不殤君宜加元服後漢許慎鄭玄論立廟亦唯謂臣子不上殤耳又長子自以正體於上不以命誓也又命庶孫四孫則誓之古嫡子何獨十九不誓喪服君爲嫡子長殤大功鄭玄曰天子亦如之所言臣不殤君者自謂如太孫等之臣不殤耳太子唯尊於東宮東宮臣不殤之耳今太孫未冠婚四歲而齋綅成人之禮於太廟愚謂不可愍懷若在太孫當依庶殤不祭

爲諸王殤服議晉 宋 梁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議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蓋由知識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物典事不與成人宜從成人之制○宋庾蔚之謂嗣子之體不以成人爲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殤服臣子不殤君父宮臣得服斬耳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云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二十而冠婚及爲大夫者皆不爲殤若諸侯繼體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夫遠矣而可及殤之乎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嘏追贈謚東平沖王哭制未有祥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按禮有成人道則不爲殤今既追祚土宇遠崇封秩珪敦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嘉偶在室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須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以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使成公贈卿者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爲王乎然則在生而封或既殁而爵俱受帝命不爲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國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哭非下殤之

制若喪用未成親以殤服未學今疑未之或辯左丞羊希參
議尋澄議既無畫然前例不合准據按禮云子不殤父臣不
殤君君父至尊豈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
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
詔可大明五年有司奏故來陽縣開國侯劉升子年始四歲
旁親服制有疑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
平沖王服殤寔由追贈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
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
未關成德君父名正臣子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
父推此則知旁親故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
列則爲大成故邵陽哀王追贈之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
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爲斷今來陽
國臣自應全服至於旁親宜從殤禮詔可○梁天監十四年
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
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
侯依成人之服

王侯世子殤服議 晉

晉有問者曰某國中尉虞某按本論無國名亦無虞名訪太常王臺
贈國王第二郎年在殤爲世子臣當有服不臾云禮無從君
服殤之文夫臣從君而服以其體尊承緒非繼成人與殤也

苟爲代嫡君爲之服則臣以何而不從服乎若以禮無文者亦可不服長子之下殤也○宋庾蔚之謂臣以義服故所從極於三年經舉重服必從則輕不從可知也若從服世子之殤亦可從服嫡婦豈其然乎唯小君非從故與君同

繼殤後服議

晉劉系之問荀訥禮喪服小記爲殤後者服以其服按鄭玄云言爲後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按禮取後或可總麻之親或五服之內若如鄭旨各從本親則爲殤後者可有無服之理殤雖無爲人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稱之爲父而無服之處喪即情尋義無服之理有疑訥答曰今相承繼在殤者既爲之後主人近親皆以殤服服之疎族爲後更當斬縗三年輕重殊駭非稱情立文也且後大宗當爲祭主於先人輕降之服不可久廢祭祀若應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當以爲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